

目 录

一、绅商李耀庭与潼源募兵	7
(一) 第一次募兵 248 人给马鸿逵	7
(二) 第二次招募兵马五百人堵击北上红军	44
(三) 第三次又在五百人基础上扩编为八百人, 尾追西路红军	51
(四) 八百民团整编后东征抗日	77
二、潼源八百民团东征抗日纪略	30
(一) 抗日军兴	8
(二) 东进序曲	10
(三) 披荆斩棘, 为国前驱	11
(四) 耳息于肘腋	12
(五) 攻打淮阳, 首创玩敌	18
(六) 保卫涡河, 血战龙亢	23
(七) 围歼日军于涡水肥河之间	25
(八) 奇袭怀远, 活捉日寇	26
(九) 抗战胜利	28
(十) 对英雄们的怀念	28

本辑文字均系贺勋整理

仲阿李耀庭与湟源募兵

(一)第一次募兵248人给马鸿逵

民国15年春正月初六，湟源仲阿李耀庭曾招募骑兵二百四十八人，送交宁夏马鸿逵指挥。情况如下：

民国十几年那时节、西北及关中平原一带，地方军队互相倾轧伙并，战争无有宁日。冯玉祥的西北军向陕西、宁夏、甘肃伸展，冯玉祥自任西北军边防督办，与马鸿逵联合任马鸿逵为西北陆军第七师师长、驻守宁夏河套地区，并希图与青海马麒势力结合，以巩固冯玉祥在西北的地盘。所以冯玉祥招尔与冯逵利用西北冯氏家族关系向马麒征用士兵马麒顾虑军费无着，兵源无多，正在犹豫不足，事为甘肃宁海镇守使署参军朱绣（湟源人字锦屏）得悉，以为正可利用机会，扶植湟源地方势力，遂劝台湟源仲阿李耀庭承担此项兵员，以树立私人武装的基础。李耀庭野心颇大，闻此消息正中下怀，遂一口答应。马麒为避免日后纠缠，亦表示支持，于是李耀庭在大院门口即插招军旗，开招兵买马，组建骑兵武装。所招募的兵员中有农民、手工业、小商及学生、教师等，湟源人约占三分之二，另外尚有湟中、民和、乐都等县的青壮年，应募总数为248名人员，都住在李耀庭大院内。

此次所募军队中湟源的老师有马文田、杨福元、魏忠孝、赵伯

玉等、高小毕业或将要毕业的学生有李耀文、环有智、王永吉、张静安、张秀、唐彦等。对这次募兵，有人误为学兵，其实是自愿报名应招，并无征拔情况。亦非民团，因无摊派雇用情况。

这二百四十八人招齐后，即由李耀庭给每人配备鞍马一匹、鞍一张一付，其他装备允许到达宁夏后一律补发，遂在一九二六年农历正月初六日出发。

出发前，对军队编制，大家糊里糊涂、莫明其妙，只知道一个骑兵团，当时听说朱绣与马鸿逵通过李耀庭协商，由李耀庭二儿子李增兰（字香圃）任团长，但李香圃在天津经商，兼管长官小苦大，不愿就职，遂由三儿子李增荫代理。当时曾编为三个连，一连连长马文山、二连连长赵伯玉、三连连长吴自元，出发后，沿途艰苦备尝。到达宁夏后，始由马鸿逵正式收编，装备武器，番号为西北陆军第七师骑兵卫队营，营长为李增荫，下分三个连，一连连长杨鹤九、二连连长赵伯玉、三连连长赵保才（系李增荫表弟），当时尚无大局势变化，所以原源交付的二百四十八人，除集训外，并发给养装备等，以便随时准备调派外地。

到宁夏集训整训后，即调往西安，解西安杨虎城之围，陕西全境遂为冯玉祥势力所占领，冯玉祥本人亦乘到西安练兵。马鸿逵部队被冯扩编为西北陆军第四军，原去的骑兵卫队营改编为第四军骑兵

独立旅第三团，马腾蛟任旅长，李增荫任团长，马又山任副团长。又随军出潼关北伐，直到天津杨增新、吴佩孚、张作霖失败后三团又转到山东原骑兵独立旅改为三个骑兵师部队，司令有董子敬、王顺皂等。入山东驻防不久又到河南，调防湖北，参加冯玉祥大战，冯玉祥令石友三、韩复榘、马鸿逵、孙良诚、梁观音、吉鸿昌等进占中原。以后韩复榘到，诸军虽散，但所招兵员仍回宁夏，编制为十五路军。

事后有人追忆前情，说是李耀庭为一商人，虽在政治上因有军队而占到便宜，但不会白白化许多钱，将招的兵员——送给马鸿逵，因此怀疑此中还有隐情。据云：在宁夏军队重返宁夏时，团长李增荫以无发展前途，多次上书马鸿逵要求退伍。此时，宁夏李耀庭为了充买儿子的兵力，由宁夏送往宁夏战马三十多匹，李增荫得悉，密电李耀庭，说明他已请求不干了，希望将马匹退回，无庸送来。此事被马鸿逵和悉心中大为不满。有一天马鸿逵曾问过特务团官长张静安：“青海给李团长送来三十匹马，怎么半路里又退回去了？”张答以不知道。马鸿逵又自言自语的说“他的二百多人马给他四万还少吗？大概李团长不给我干了。”从这话里可见马鸿逵要了李耀庭的兵马，是付了代价的，但究竟如何过付无法察考。

又据人传说李增荫在宁夏时，有一次马鸿逵要求李增荫通过他父亲李耀庭给他帮助军马两千匹。李增荫以数字较大，没敢答应，后来李增荫回到宁夏与李耀庭谈到此事，李耀庭深表^忧情，说定找给他两千匹马、

他给你一个师长当。一匹马当时才值一二十元白洋，才有多少？你把这个机会失掉，真不会办事。由此可见李耀庭欲^想难^成，实非一团人所能满足其妄想。

（二）第二次招募兵马五百人狙击北上红军

中原李耀庭处心积虑要建立地方武装，以便置身于权宦，进行更大的经济政治活动。所以当一九三五年七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曾在甘、川、青边境的阿木曲河、桑科一带地区，摧毁了川北^某仓司令杨俊^某西以及唐隆古哇所属民团，进军青海南境果洛所属班马（唐采^某）并一举占领白玉寺，前锋达到阿什姜河南岸，马步芳闻之心惊胆战，蒋介石亦以五次进剿失败，红军北上抗日之壮举，业已风靡全国，遂严令马步芳狙击红军北上，以免再步果洛反共防线被突破的危机。马步芳奉命维谨，即研究部署计划，借以自固，乘机扩充势力，遂在青海省保安处的指挥下，各县开展了大规模征兵，湟源^中李耀庭闻风而动，即积极支持响应，并参予招募，在短期内不惜血本，征集兵马五百人，编为一个骑兵团，征集齐备后，由李耀庭三子李增荫任团长，翟世奎任副团长，急速出发。马步芳亦率骑兵独立第一^二团经贵德前往河南蒙族王府所在曲尔寺、黄河渡口内香扎寺，湟源五百民团则进驻拉加寺、沿线尚有循化、同仁、同德、贵德等县民团各防守其县境重要地区，与河南蒙族指挥^部密切联系，形成一条青海东南隅的一条反共防御线，马步芳却率众退守甘肃夏河欧拉地区及年都乎寺一带，施展坐观

时机、攻守自如的阴谋，而以民团作为反共第一线赌注，后来红军在果洛完成任务后，并未再北进，而向甘肃陇西地区大进军之后，红军又向临潭新旧城一带大举进攻，所以河南蒙族一带的红军威胁完全消除，湟源五百民团亦从拉加寺撤军，到当年九月中旬返回湟源，各自回家。

（三）第三次又在五百人基础上扩编为八百人，尾追西路红军。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五、第九、第三十军经过长征北上，进入甘肃的先头部队，从黄河中游的靖远，强渡成功，向河西走廊节节推进，蒋马反共集团惶惶不安，马步芳遂又在“保卫桑梓，安定西北”的幌子下又大肆征调兵丁，仲商李耀庭闻讯，以为又有机会可乘，遂摇旗内应，在湟源替马步芳又征集军马三百人，兄弟三人必抽其一，无人可抽，则摊派军马款，又将九月份业已遣返回家的民团五百人马，全部抽回，共计八百人马，齐集县龙王庙训练四十天，李耀庭从中鼓动，大力协助、企图反共起家，再捞一把。民团集训完毕后，任命李增阴为团长，下设四个营、一营营长梁廷俊，副营长雷正鸿、二营长马子木、副营长暂缺、三营长董珠，副营长车进椿，四营营长李国勋、副营长暂缺，每营两个连，直辖手枪队一个。行前每人发给寒军衣一套，武器为老旧步枪、刀、矛，配合马忠义军，经化隆、循化，再次驻进拉加寺卡街等地巡防，同年九月回西宁乐家湾，过了中秋节，一个开拔，又经化隆、循化、享堂、窑街、

永登、景泰，当时红军已从靖远到达景泰以北一条山地区，与马家军遭遇，湟源民团亦参加战斗，当时一条山、干柴洼、大拉排及附近村镇，均被红军占领。马家军及八百民团共同反攻时，双方激战激烈，马家军前敌指挥马廷祥会同指挥马元海在一条山下一屋顶上瞭望时，被红军击毙，马家军大为丧气。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古浪情况告急，马步芳又派青海骑兵一千几百人，参加作战，红军第九军向马家军喊话，宣传“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枪口不要对内”的道理，红军进占古浪时，马步芳将攻打一条山的骑兵包括湟源民团前来助战，蒋介石并派飞机袭击，战争猛烈，古浪又被攻陷，我县民团多有伤亡，古浪战役后，红军继续西进，湟源民团随马家骑兵经京州、永昌到高台南的一雁沟，红军大多被围，部分突围出玉门。当时正值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建议，宣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马步芳坚持反动立场，以为西进红军的“消灭与否关系大局者至大且巨，……故仍行继续进攻，以期聚歼”后以大局已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部分红军回到了延安，湟源八百民团经青海东部大梁（门源所辖）、大通县一带，返回西宁，遣返回家。李增荫所率余部，亦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回到西宁，旋即发生七七事变，又将已遣返民团集中到乐家湾训练整编后，归骑兵暂编第一师师长马彪指挥，湟源民团被编为暂编骑兵第一师三团，李增荫仍任团长，开赴前线，东征抗日。

（四）八百民团整编后东征抗日

（详见本期《醒狮》民团东征抗日纪略）

（一）抗日军兴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步步进逼，妄图侵占华北，进一步并吞全中国，而国民党政府，节节退让，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遂使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奋起抗日。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名震中外的《八一宣言》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因此促成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的爆发，迫使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于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呼声弥漫全国。日本帝国主义鉴于中国人民的觉醒，遂先发制人，炮轰了芦沟桥“七·七事件”于是一场声势夺人，规模宏大的“全国总动员，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了。

当时地处边陲的青海高原，虽然深受马氏家族多年的封建压迫，但爱国热情与日俱增，在芦沟桥炮声刚响之时，青海军民从尾追西进红军的内战中脱离开来，断然在祖国的江河源头组成一支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坚强队伍。“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即命令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迅速派出一个骑兵师，开赴前线抗日。于是全省动员竭力以赴，编制番号为陆军骑兵暂编第一师，师长为马彪中将，马彪系马步芳的堂叔，曾参加过抗击八国联军及英藏军入侵玉树战役，当时任海南警备师师长，系一位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战将。该师下辖三个旅，一二两旅由海南警备旅扩编，三旅由甘肃武威马步青提供，并正式任命一旅旅长马元祥，二旅旅长马秉忠，三旅旅长马禄，第三旅

于八月上旬在武威稍作调整后先期开赴前线。在河西第一抗日民族政府
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

湟源为青海省海东农业地区重要县治之一，前经杀敌，自然不落
人后，故在抗日战争序幕业已揭开之后即在青海省政府领导下爱国保
家之士风起云涌。短期之间即组成民团八百人马鞍马齐全，英姿奋发，
民族成份主要是汉族。间有少数藏族，年轻体壮、精于骑术。又多系
农民子弟，诚实忠勇，赤心为国系一支朴实坚强的新生队伍。

湟源人口当时似有六万左右，而在短期内即能编成一支八百余人的
抗日队伍，在封建落后之西北尚属少见。同时地处荒漠，物产固竭，一
切装备如武器被服均极简陋落后，步枪多系湖北造，川造、太原造，
巩县造的七九枪尚有少数老毛^瑟及儿挺与离心轻重机枪，还有鬼头大刀，
红缨长矛之类，服装除一身粗土布单军装外没有皮^靴鞋^靴一件，脚上只
穿牛皮实草之“罗^罗”而已。

民团组成之后，归属陆军骑兵暂编第一师第二旅的第三团，团长为
李增荫，系湟源同乡李耀庭之第三子，湟源人一般呼之为“李三团”下
属四个营，一营长梁延俊，二营长李国勋，三营长车进德，四营长新筑
英，均系湟源人。当于八月下旬开赴西宁东校场与第一师一二旅汇集，
九月一日接受青海各界人民团体及马步芳本人的欢送，于十九日由西
宁东校场开拔奔赴抗日前线。

湟源民团开赴外地，与帝国主义作战，此系空前第一次，值得大书特

半，永远铭记心中。

（二）东进序曲

渥源八百民团，随同马彪师离省东征抗日之时，途经兰州受到西北行辕主任贺耀组骑五军军长马步青及兰州各界的热烈欢迎和欢送，经平凉到乾县，沿途军纪严明，闾里不惊。军行所至，秋毫无犯，深得广大人民好评。但在当时整个战事局势直转急下，日军从北方石家庄市向山西北部重镇大同进逼，企图造成包围，而后南下太原，进窥潼关。于是西北震动情势危急，军事委员会遂电令马彪师迅速东进北上，解除大同之围，确保同蒲铁路畅通，使太原发挥屏卫潼关之积极作用。于是昼夜兼行，急速进迫，不料师次兰田，惊悉大同，太原已相继陷落，军行失据，就地待命，官兵马匹亦以长途行军疲乏不堪，遂行休整。至来年——即一九三八年春，奉西安行辕主任蒋鼎文命令：着马彪师担任临潼、渭南、华县东泉店车站一线铁路安全之责。师司令部驻临潼，潼关内外均有重兵防守，情势渐趋缓和，敌伪在此严密戒备，处处为营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放弃偷度奇袭之妄想，遂形成两军暂时对峙的局面。

当时西安为大后万一切战备物资集散的要衝，不仅当陇海铁路干线之枢纽且为南运物资的主要孔道，陇海一线尚有其他友军驻守，而西安到中原战场一线，则属空白地区，尤其西荆公路（西安到荆紫关）至关重要，为运输国际援助物资及大西北装备到达中原地区的大动脉，直接关系豫皖战场的成败，而马彪师适于此时期休整完毕，尚未决定临阵杀敌，于是保卫

道路，扫清障碍乃成为马彪师无可旁贷的责任。

时值初夏风和日丽，秦川平原风光秀丽，麦浪起伏，天朗气清，西安行辕以天时地利人和，正好驰骋平原，扫荡阻滞，遂电令马彪师抽调部份兵力，保护西潼公路，确保华中地区军事物资的运输供给。第二旅旅长马秉忠率部由兰田南下，插入终南山区，经秦岭、兰关、黑龙口，进驻商县。旅司令部驻县治，三团李增荫亦率程源民团同往。为东进抗日，开通坦途。虽然千难万险，仍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披荆斩棘为国前驱

一九三八年春末，约在四月上旬，在马彪师率部驻守秦晋、豫三省要地商县的各重要公路及隘口时，得悉华山寺、二龙山道士、勾结日本间谍及白莲教徒，乘纵流寇于陕豫交界的惯匪王三春部一千余众，打着“宣德汉明元年”旗号，声言前往西安登基称王，煽惑良民、聚霸一万，啸聚山林，四出抢掠，甚至兰路抢劫、勾引外寇，愚民被愚参加者不下万余人。当地百姓称此类匪徒为“长毛老道”皆赤身露体，发长委地、头插黄草，口含符咒，手持咒，身挂长方形桑木一块，云能避邪，匪首着黄马褂，兵弁着黄坎架，上书太极图，以黑毡，高举龙虎大旗，旗帜为三角红边黄旗，上阵时，无枪无炮，只有大刀、长矛、箭、头、大刀，贴以黄表符咒，而声急调阵而来。自言刀枪不入。所以这万余道众在惯匪王三春煽动下，携带刀矛砍伐竹林，制造云梯，连砍一鼓占领商县南界宣德总马驹岭（在丹凤县）。企图策应商阕

西进抗日的日军，切断西安到荆紫关公路。

马彪师长得此情报，详细深入调查。周密部署，一律在城上隐蔽待命。当“长毛老道”匪众赤身裸体攻城时，即以机枪点射，杀犯之敌，纷纷陨落城下，所谓刀枪不入，纯系欺人目惑。全师官兵下城追击，匪众死亡惨重，沿途遗尸骸约计二千余具。并缴获了一些敌伪特制的日军军旗。生俘匪众一千余名。此次马彪师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竟目之功，全歼匪众，马到成功，为抗战前途首建奇功，思源八百健儿，亦于斯役脱颖而出，崭露头角。遂得到西安行辕通令嘉奖，并由当地人民送来万民旗两面。

但是参加斯役的思源民团武器装备为落后，除了略配有少数机枪外，几与匪众武器相同，守城及追击时，每人只有三颗手榴弹，子弹三颗，破旧步枪机件不全，有的没有枪机，而以破布缝裹，迷人眼目，大刀长矛砍戮即坏，不堪再用，故未能完全发挥思源勇士的超大力量。

消灭匪众打通公路，维护一方治安，使商县附近，闾里安然，不仅使民众安居乐业，且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清理战场时发现匪首王三春只身脱逃，二千余匪徒多系威胁良民，次的勒索济其家属，被俘一千余人上交行辕处理。西荆公路也因此畅通无阻，日伪进窥陕南，威胁陇海之阴谋亦被粉碎。

(四) 歼灭于尉族

在一举扫清陕南商县四境利用邪术迷信，煽惑民众叛乱之匪首。

为东征抗日扫清了第一个障碍。马彪师在完成保境安民，开拓进途的情况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奉蒋介石电令，沿陇海路东进到达河南省东部陇海各路咽喉要隘花园口，为了阻止日寇西进蒋介石曾在六月五日下午令飞机炸开郑州东北黄河要隘花园口，顷刻之间，河水汹涌淹没马彪师防区，若非马彪师先三小时得悉小道消息，迅速移防郑州以西，则几全军化为鱼沙。而蒋介石对马彪师始终未予“炸开花园口放水”之消息，可见当局对马家军依然故视迫害，企图消灭。马步芳对此亦只有浩叹而已。

黄河淹没河南东南大部地区后，所有河南省陇海线南、京广线东之十数县市，顿成泽国，一片汪洋，但日军仍然勾结地方土匪随时出没。因此在一九三九年马彪师再次进驻黄泛区，负责河南省尉氏、鄢陵、扶沟、西华一带河防任务。当时天寒地冻，水势滔天，人心惶惶，敌伪嚣张，马彪师二旅某团长马元林竟率兵三十二人，枪杀管长连长后，渡河叛降伪军曹拾义，攻占防区扶沟附近八个沿河村庄，群情震动，流言四起，马彪师长当机立断，发扬西北子弟善御风雪的特点，迅速夺回所失村庄，杀敌大半，余匪跳水溺毙，叛徒役俘处决，是役中伪军曹拾义丧师二千余众，我河道健儿又一次消灭伪军，使日寇间接受到打击。

当时河南东南部为豫皖苏三省交界之处，封建势力，时欲蠢动，而且山头林立，各不相下，抗日军兴之后，又借口游击抗日，任

招募军头马，自立番号勾结敌伪，为虎作伥，名为抗日，实为祸国。在一九三九年马彪师第二旅接管国民党第十军庞炳勋部补充团河防时，团长亲自交给二旅旅长马秉忠一件蒋介石密电，内谓“该防区内守各河防幸庆云部，希争取，否则全歼具报”云云，幸庆云系河南永阳人，三十余岁，原在周口经商，精明强干嗜食鸦片，在豫东、淮阳、项城一带，多年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害百姓，恶贯满盈，肉票打黑枪，又与日军互通声气，往来甚密，且以游击抗日为名抓丁拉伕，抢粮越境，为害地方，又有郭昆山，平途花甲，向为兵痞、土豪劣绅，逞有人枪，此二人经国民党周口地区专员刘××，通过乡亲帮会关系，劝告幸庆云改邪归正，与郭昆山联合，以万回惠，遂由刘专员上报当局，收编为豫东地区（淮阳、项城等县）抗日游击队，授幸庆云为正司令，郭昆山为副司令，又以此名义收编一些国民党溃散兵勇及当地人枪，和少量被开除军籍人员，以壮大势力，驻守黄泛区，守各河防渡口，包庇走私公开卖渡，成为豫东掣肘抗日之一支重要阻力。

当二旅马秉忠旅长接到密电后，即与马彪师长参谋长马腾云密商，审时度势，共同认为争取幸庆云改恶从善势所不能，遂决定锄奸。并决定一、除与会三人外，不得泄漏，二、嗣有敌人，后有百姓要，不发一枪活捉幸、郭及大队长以上头目，三、师长下令，及早动手，限期一两个月内完成任务。

会后与辛部联合视察全线防务，当时辛部司令部在朱寨防线延长线后（沈丘）至周口（商水）之间，经水寨（项城）至界首（安徽）全长约七十公里，辛庆云坐镇朱寨，左右逢源，是通往黄泛北部敌占区重要渡口之一。这段河面宽度较小，地区稍为窄狭，因而形成军事上攻守必争的通道，如此要地如被辛庆云部之邪惡势力所扼守，实系影响抗日大业的肘腋之患。权其利害，非除不可。

马彪师与辛部成立联防后，又通过马彪师二旅参谋长马麟云利用帮会关系结为友谊，互相拜访，并介绍其谒见师长马彪，旅长马秉忠等，以图结其心，防其猜疑，并力使填充私欲，得买欢心，参谋长马麟云与该旅三团李增荫所属副连长李禄安等，专程前往郑州购到良马二匹，精致鞍轡二付，披红挂彩，搭配表礼，亲自送往水寨辛庆云司令部，表示慰问。辛庆云极为高兴，表示今后如欲仍采攻，一定向贵军通报情报。

此后，师旅领导与辛庆云过从频繁，遂由辛本人提出收编为正规军，当时经一再研究，马彪师长允许将辛部编为第一师步兵团，辛庆云任上校团长。辛以为官职太小，非当旅长不行，并声称“当不了旅长，那我当我的游击司令。”后又数度协商，钱万提出若当旅长，则须由辛庆云协同我师渡河攻克淮阳县城，如此举成功，则由马彪师长报请军事委员会，编辛部为一个独立旅，晋升辛为少将旅长。辛以欲望已达，要求满足，遂高兴接受同意条件，双方准备

渡河作战工作。

辛庆云接受渡河收复淮阳的决意后，我方即着手准备锄奸布署，主要办法是欢宴送行，当时师部在水寨（项城），二旅三团李增荫部驻城东北新站，其他团官驻在周口，水寨、沈丘、界首一线，顷刻之间，完成了朱集三包围的一切准备，并由旅参谋长马腾云与三团副连长李福安，执大红请帖，前往辛部司令部，邀请大队长以上军官，于次日到师部所在地水寨，出席饯行宴会，当由辛等欣然同意，亲书“敬陪”字样。

当送到请帖的马腾云、李福安返回后，日已薄暮，师部命令所属部队即秘密包围朱集，三团李增荫部亦同时出发，以木伐渡河，时庄稼成熟，马彪师队伍均埋伏于田禾之中，四野宁静，了无战争气象。次日清晨，辛庆云奉命所部三千余人全副武装，到朱集以西三里许的鸿楼，架枪集结，准备会餐，辛庆云率大队长以上军官十三名，佩剑握将，肩章辉煌，率手枪队一百五十名，列队鱼贯来到水寨西部客厅。宾王寒暄依次就座，主人马腾云得知尚有卫队一百五十人时，即客客气气说明，师部只宴请大队长以上长官，其余卫队宴席均在鸿楼，于是辛庆云即指挥卫兵一百五十人退出师部，再往鸿楼赴宴。时辛部队伍整齐，途经李增荫所部埋伏地点时，微尘飞扬，遑遑健儿均从庄稼间隙中历历在目。

宴会前夕，师部与马腾云等协商妥当，决定防区吹起吃饭号时，即四面包围朱集、鸿楼、收缴枪枝，俘虏士兵，然后集中待命，不准放枪伤人，亦不得走脱一人。师部埋伏壮汉二十人，其余部队悉数参加包围